

## 土耳其口头史诗

**Karl Reichl**

什么是口头诗？当苏格拉底问Laches什么是勇气，他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勇气是当一个人勇敢地与敌人战斗而不逃跑。苏格拉底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因为他想到的是美德的本质，而不是讨论美德行为的例子。所以，什么是口头诗呢？就像Laches那样，我必须通过例子来回答而不是谈及本质。

口头诗在我研究的领域里——我理解为土耳其口头史诗（而不是中世纪“口头”诗，尽管我本身是中世纪英语的教授并以此为生）——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专业歌手向观众表演叙述诗（和其它定义清晰的诗歌类型一并）。一个专业的歌手？也许应该说是一个专业的传统歌手，也就是说，一个通过传统方式获取他的保留剧目的歌手，通过跟一个歌唱大师而非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遇到了各种困难（苏格拉底会有他自己的乐趣）：有的时候歌手还没有得到和歌唱大师在一起并向他们学习的好处，有时候他们有额外的活单纯的不同途径去获取一个保留剧目（通过听那些别人或自己读的书籍和手稿；通过听录制的表演；甚至——是的，一个定义上的矛盾！——通过在艺术院校的学习）。有时歌手不能成为专业人士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再有市场了，并且有时候一个传统是垂死的并且只有业余人士将其传承。但是典型的史诗歌手，像它过去那样，存在并仍然很大程度在一些传统上是现实：Kirghiz bard（大概是最强的传统），Uzbek bakhshi（尤其是乌兹别克克斯坦南部），Karakalpak zhyrau（将要死亡），Kazakh aqyn（主要在中国新疆），以及其它。

并且在这些情况下“口头”是有多么口头呢？再次，典型案例是歌手口头学习一首只存在于口头形式并被代代相传的歌手们口头表演出来的史诗。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场景，对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是理想化的。确实，于欧洲相比，中亚民俗只有零星的记载，并且这种认真的记录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也有一些如十九世纪Radloff的例外）。但是，读写能力和书籍已经存在有一段时间了，在一些传统（如Khorezm的Uzbek传统）的书写从未被歌手唾弃。尽管如此，考虑所有的事情，我认为“口头”在土耳其史诗案例中意味着口头创作，口头传播，以及口头表演。

在我研究口头传统的领域中什么是最有趣的新方向？我认为一个新的方向单纯是西方学者对本土中亚问题研究更深刻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可能引领对他们自己所有材料更好更全面的记录，并最终产生新的诠释。但是，这种发展仍然处于婴儿阶段。如果我必须挑出一个在我的领域里最近出版物（通过纳入印度次大陆而给“领域”一个天主教的定义），我会提及近期Lauri Honko的版本和南印度Siri史诗的翻译（Honko et al. 1998, Honko 1998）。这是一部基于认真记录材料的著作；它有着广泛以及在许多方面突破性理论导向的介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文本”的想法）；并且这在结合西方学术和本土学者专长上是值得借鉴的。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 参考文献

Honko 1998

Lauri Honko.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Honko, Handoo, and  
Foley 1998\_\_\_\_\_, Jawaharlal Handoo, and John Miles Foley. *The Epic: Oral and Written*. Mysore, India: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